

三史丛书



天重两泪昔歌今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三史丛书

天重两泪昔歌今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今歌昔泪两重天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 8111·476 定价 0.15元

毛主席语录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

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

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。单有在经济战线上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）的社会主义革命，是不够的，并且是不巩固的。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。

出版的话

为了配合深入批林批孔运动，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，适应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需要，我们编辑了这套“三史丛书”，将陆续出版。

通过工人、贫下中农等血泪斑斑的革命家史，可以看到：我们的老一辈，解放前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下，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。有压迫剥削，就有反抗斗争。他们对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，表现了不甘屈服的坚决反抗精神。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终于摆脱了枷锁，翻身做了主人，过着幸福的生活，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积极工作、劳动。

毛主席教导说：“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
社会生活经验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，
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
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，而建立
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

劳动。因此，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、切实的政治教育”。我们读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剥削。抚今追昔，饮水思源，使我们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，永远不忘阶级斗争，狠批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妄图效法孔老二，搞复辟，搞倒退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。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革命斗争精神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英勇奋斗！

这本小册子，肯定会有不少缺点，希望读者们批评指正，并希望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大力支持帮助，继续把这套“三史丛书”搞好。

目 录

今歌昔泪两重天

.....中山县港口公社群众大队党支部书记 梁祥胜 (1)

渔民的血泪

.....珠海县香洲公社香洲渔业大队渔民 林 四 (17)

毛主席给我们带来了幸福

.....琼中县五指山公社方龙大队黎族老贫农 王知会 (31)

阶级仇恨永不忘

.....紫金县好义公社官田大队贫农 孙启英 (42)

婢女恨

.....顺德县立新缫丝厂缫丝工人 周利肖 (50)

今歌昔泪两重天

中山县港口公社群众大队党支部书记 梁祥胜

“抬水轿”的日子

万恶的旧社会，是剥削阶级的天堂，劳动人民的地狱。在那水深火热的旧社会里，我们劳动人民家家都有一篇伤心史，户户都有一本血泪账。以我自己来说，那满肚子的苦水，就是三天三夜也倒不完呀！

我四岁那年，母亲便去世了，跟着父亲划送人艇生活。当时，我们家还有伯父、伯母和伯公（伯母的父亲），共五口人，过着贫病交迫、啼饥号寒的苦难日子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番薯也没有饱吃过一餐呵！划送人艇，犹如岸上抬轿，有钱人骂我们是“抬水轿”。恶霸、地主、土匪、流氓恃势欺人，乘霸王艇，不管路程多远，工钱一分也不给。

有一次，两个满脸横肉的家伙走来，要我们划送他们到一处很远的乡下去。从他们的衣着打扮，看得

出是恶霸地主的爪牙。他们一跳下船，便凶神恶煞地喝令我爸划快些。结果我爸划得精疲力倦，气喘如牛，脸上布满一条条汗沟，但他们还是不停地催促着：“快！快！”

好不容易地划到了目的地。艇一靠岸，两个家伙便想拔腿走掉。我爸伸手拦住他们说：“先生，还没有给钱呢！”

其中一个家伙，双眉立竖，凸眼一翻，大声吼道：“死绝种，抬水轿的人马，也敢阻我的势头！”话没说完，一拳就把我爸打倒在艇舱里，鲜血顺着嘴角向外流。这个家伙行凶作恶的情景，把我吓得“哇”的哭起来。我爸挣扎着站起来，把我搂在怀里，望着那两个扬长而去的豺狼，恨恨地骂道：“挨枪子的，没好下场！”然后弯下腰来哄我说：“不用怕这些坏蛋，等你长大了，找他们算账去！”

没有钱，买不到米，只好熬野菜粥吃。我趴在艇边洗野菜，爸揭开两块舱板，把渗漏进艇里的水，一杓一杓舀出来。他一边舀，一边低声唱着：“世道艰难，我穷人住的烂艇漏；低头岸水水长流，不知何日，才能望到苦尽头……”

这首长句咸水歌，我听过许多次；这次听了，心里更加不平静。我看看爸爸，他怒气未消，嘴角上的血还没抹净；再看看自己手上的野菜，仿佛意识

到，等到苦难尽头那一天，我们穷人的日子就会好过了吧！

地主豺狼剥削重重

由于划送人艇无法维持生活，我们把小艇卖掉，购置一些必要的农具，为地主“耕青”。“耕青”，是沙田地区地主残酷剥削雇农的一种形式。地主把一块白地交给雇农耕种，谷种由地主供给，锄田、插秧……全部农活由承耕者负担；等到庄稼快成熟时，便交回给地主，由地主另行雇请人收割。这叫做“交青”。耕田的不准割禾，你想抗租也无从可抗，狗地主想得多么绝！一个强劳力，累死累活，日夜不停地干，也顶多“耕青”二十来亩，每亩工资只二十五斤谷。这么一点工资，在那米珠薪桂，物价飞涨的日子里，又顶得什么用。可是，在那年头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！

我从八岁起，就跟着父亲、伯父劳动，无论锄田、插秧、除草，什么活都干。我爸有一次抚摸着我的头，心疼地说：“哎，有钱人的孩子，象你这样的年龄，现在正是读书的时候，你爸哪有这能耐呀！”

我连连摇头说：“爸，我不读。我跟你给地主做工挣食。”口里这么说，心里却想得慌，看见人家上学，

真是羡慕极了。但是，糠菜还填不满肚子，哪谈得上读书呢！

除了参加田间劳动外，我还到小河荒塍摸点鱼虾充饥。那时，小河荒塍都给地主霸占了，摸鱼捉虾也“犯法”。所以我每次捉到鱼虾，都只能用蕉叶包住，偷偷拿回家。

一天傍晚，我在小河捉到一条近两斤重的鲤鱼，心里高兴得很，以为可以换点米回来充饥了。于是马上上岸，剥下一片蕉叶，把鲤鱼严严实实包起来，就往家里跑。但走到半路，却遇见大地主李锡贵的管家李来带着他的狗腿子迎面而来。

提起李来这个家伙，我们穷人无不对他恨之入骨。他家里高悬着“仁义堂”的匾额，可对待我们穷苦人家比豺狼还要狠毒。这时，他把那肥胖如猪的身子拦住我的去路，一双贼眼盯住我腋下那包东西。狗腿子不待他开口，就抢了过去，把蕉叶撕开，鲤鱼露了出来。李来阴险地笑了笑，喝骂道：“吃了豹子胆，敢偷老子的鱼！”说着，一巴掌就打过来。我避不及，只觉得耳朵嗡的一响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……苏醒时，自己已躺在自家的破艇上。伯父、伯母和父亲围坐在我身边，还听到伯母在抽泣着说：“狗豺狼这么狠毒，连几岁的小孩子也不放过！”

有压迫就有反抗。我们决不甘心屈服于狗地主的

压迫剥削，想出各种办法来对付他们。在我们承耕的田地上，按地主规定，浸冬的田，本来要用锄头翻土，才能插秧的。我们就把靠路边的田给他锄得好看一些，田中间根本就不锄，只用脚把隔年的禾头随便踩下去就算了。插秧的株行距，本来规定要一尺八寸的。在路边，我们就按照这个规格插，田中间就插二尺六寸，还故意拔些野草混进秧里面插下去。这样一来，产量当然就很低了。

日寇的铁蹄践踏到中山后，疯狂烧杀抢掠，大搞“三光”政策，以维持他们的所谓“大东亚圣战”。地主、奸商乘机走私盗运、囤积居奇。中山这个著名的产粮区也造成严重缺粮。米价一日三涨，劳动人民无不啼饥号寒，饿殍遍野。当时我们家乡一带流传着一首歌谣：“千记万记，记住民国三十二。药罐煲粥，纸袋籼米。一元只买三钱二，朝三钱二，晚二钱四。乞丐通街走，死尸铺满地！”

李来这个吸血鬼，自日本侵略军来了的第二年，就把我们“耕青”微薄的工钱由实物改为纸币，说是二十五斤谷耕一亩，其实由于纸币贬值，连五斤谷也买不到。那年农历四月初七，“交青”的头一天傍晚，我爸和大伯商量向李来收人工钱的事。我爸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也得要李来支付谷才行，给那些‘屎皮券’（汪伪的钞票储备券），有屁用呀！”大伯说：“可不是，他若

不给谷，今年的日子更难挨了！大家都饿成这个样子。”确实，连续几年的饥荒，我们都被折磨到不成人样。我和伯母瘦得膝盖比腿还大。父亲和大伯全身浮肿。伯公病倒在床上，日夜咳嗽不停。

我爸去找李来，要求“耕青”的工资给谷子。李来鼻子一哼说：“这是大东家规定的，你要谷子就找他去。”所谓大东家就是李来的主子，中山县最大的地主李锡贵。这个家伙有土地三万六千亩，分散在全县各主要沙田区，还在石岐、香港和澳门经营许多工商企业，哪儿找他去？我爸对他说：“当初批耕给我们的是你，不是大东家呀，现在给这些‘储备券’，叫我们怎么活下去？”

李来一翻眼说：“什么？活不下去是你的事，想到我家赖死是不行的！‘储备券’是政府发行的钞票，你这穷无赖是不是想造反？”说完，把手一挥，几个狗腿子拥上前来殴打我爸。我爸奋起反抗，高声骂道：“你们这伙狗豺狼，灭绝人性，横行霸道，不讲道理，欺压好人，日后没有好下场！”李来恼羞成怒，命令狗腿子更加凶恶地毒打我爸，最后把我爸推出门外。我闻讯赶来，搀扶着爸爸回家。爸爸气愤万分地对我说：“祥胜，要记住这些深仇大恨！替你爸报仇！”我回答说：“爸爸，我一定要替你报仇！”

一个月饿死三个亲人

从此，我一家陷入绝境。我爸受伤未愈，挣扎着到外地找活干。大伯和伯公病重躺在床上，什么也不能做。我和伯母就去捉蜉蝣——这是地主唯一准许捉的东西。因为蜉蝣会钻坏堤围，钳断禾苗，捉蜉蝣实际是代他们除虫；而蜉蝣又是养鸭的好饲料，这对他们来说，真是一举两得。由于捉蜉蝣的人多，地主收购时也就乘机压价，价钱由一斤可换三两米，降至换不到一两米。地主的鸭肥到屁股拖着地，我们却饿得肚子贴着背。

有一次，我拚命干了一个晚上，才捉到一篓蜉蝣。第二天清早，我将卖蜉蝣得来的一点点钱，到港口街上买了几条熟番薯回来。我先把一条最大的给躺在茅寮里的伯公，然后跑到烂艇去，却见伯母坐在大伯身边抹眼泪。我赶紧把一条还有热气的番薯，送到他嘴边说：“大伯，番薯，吃呀！”可是他脸如黄蜡，双唇紧闭，已经讲不出话来了。他那无神的眼珠转了转，发觉我站在旁边，便想抬起手来摸一摸我。可是手只抬起一半，就坠了下去，随即眼皮一闭，含恨死去。

家空物净，怎么收殓大伯呢？别说买棺材，就连

买张席子的钱也没有呀。我们束手无策，最后只好用蕉叶裹着尸体埋葬大伯。祸不单行。大伯死后没几天，伯公也饿死了。收殓他时，只是比大伯多一张他自己垫的草席罢了！

伯公、伯父死后，我爸心情十分悲愤。他说：“这是个什么世道呀，恶人当道，好人遭殃。有钱人家穿鞋着袜，不用做工，却餐餐大鱼大肉；我们穷人做生做死，却要挨饥抵饿。人死了连副棺材都没有！滔滔珠江水都有个源头，我们穷人的苦难就没有个尽头？”

有一次，他拖着残弱的身躯到外面找一点食物，结果一连几天都没见回来。伯母和我因此坐卧不安。伯母说：“孩子，去找找你爸吧。”我答应说：“马上就去。”

港口墟只有一条不很长的石板铺的小街道，鸦片烟馆、赌馆、娼妓馆、酒家一间接着一间，街上行人不少，熙熙攘攘。那些有钱人吃得嘴角流油，从酒楼里走出来，在街上大摇大摆。一些从外地逃荒来的人，赤膊站在街上，手中提着一些什么东西，向行人兜售说：“平卖！”“平卖！”街上还有很多乞丐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；有的贴墙站着，伸出骨瘦如柴的手，向行人乞讨；有的躺在路边，奄奄一息。

我一心寻找父亲，无心细看。但是，从街头走到街尾，都没有找到他。爸爸究竟哪里去了呢？

第二天，我们终于从邻村一位大叔那里打听到我爸的不幸消息：原来他前两天已经饿死在港口街头，尸体被抬到千人坟“四亩墩”那里去了！伯母和我悲痛万分，往“四亩墩”跑去。那里白骨累累，尸臭冲天。几头饿狗见有人来，便夹着尾巴跑了。我爸的尸体已无法找到了。……

我抬头望着那昏沉沉的天空，紧握拳头，想起爸爸死前讲的那番话。我们穷人的苦难没有尽头？我不信！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替我们穷人报仇雪恨！

日作长工夜当家奴

爸爸死去不久，地主吴北胜找上门来，假仁假义地对我伯母说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这都是老天注定的。我看祥胜这孩子还勤快，就去给我养鸭吧！”

吴北胜原是雇了一个成年工人养鸭的。为什么把他解雇了而雇用我呢？进他的门三天，我就把这事弄明白了。原来雇请成年工人，不仅吃得多，还要支付工资。而我这个十二岁的童工，是不用给工资的；除了养鸭以外，还得给他做家务——挑水、煮饭、洗尿盆、抱孩子，样样都得干。每天早上天未亮，就得睡眼惺忪地爬起床，手脚不停地一直干到深夜。真是日作长工夜当家奴。鸭子吃的一天三餐都是黄澄澄的稻

谷和蟛蜞，我一日两餐吃的却是生沙虱的番薯，就是这种番薯，地主还不给吃饱。就这样，我被逼陷进了吴北胜设置的火坑里过着牛马不如的苦难日子。

两年以后，我长高了，养鸭的基本技术也掌握了。但是狗地主吴北胜还是拚命地往我身上敲骨吸髓，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支付，白白替他干活。有一些养鸭户见我勤劳肯做，就撺掇我说：“祥胜，来我家吧，每月给你人工谷二十斤。”

这事很快就给吴北胜知道了。一天早上，当我进房给他冲开水时，他把鸦片烟枪指了指凳子，示意我坐下，然后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祥胜，你年纪也大了，功夫做得也象个样子。我北胜为人，凭天良吃饭，不会亏待你。从下个月起，我每月给你二十斤谷的工资！你就安心在我家干下去，不要听别人怂恿。”他根本不让我考虑，就硬迫我答应下来。接着他说：“现在没你的事了，去干你的活吧。”他就推我出去。我在返回鸭棚路上，忽然想起烧开水的铜壶还放在吴北胜房里，就转身回去取。刚到窗口，就听到吴北胜和他的臭婆娘你一言我一语地在叽咕着，象是在争论什么。只听得那刻薄成性的地主婆用埋怨的口气说：“还没成器的穷小子，每日两餐已经吃掉我不少饭米了，一个月还要给二十斤谷么？我看五斤谷就可以了。”吴北胜鼻子一哼说：“妇道人家懂什么，有人瞒着我们要把他